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第七

成公

成世晉楚爲二伯齊魯衛鄭爲晉屬中國方伯秦陳蔡吳爲楚屬夷狄方伯齊本二伯以鞏戰後退爲方伯故以下

不言公如齊

魯世家宣公卒子黑肱立是爲成公

元年

年表周定王十七年齊頃九年晉景十年宋文二十一年陳成九年蔡景二年衛穆十年鄭襄十五年秦桓十四年

楚共王審元年曹宣公十二年杞桓公四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葬在卽位後殯然後卽位也

無冰

劉子云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疏**

一日無冰天下異也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於貿

戎天子皆不能討

終時無冰則志

據桓無冰在春終

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

二月時未終而

言無冰恐三月將有冰

終無冰矣

丑月寒令尚燠此月無冰知無冰

加之寒之詞也

謂此

月最寒也寒不甚則於時終紀無冰寒甚則於二月紀無冰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畏齊也季孫有報齊之志故作甲以圖報

**疏**班氏說自黃帝有涿鹿之戰呂定火災顛

項有共工之陳呂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讎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

乘此駒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于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虜里而軍政成虜郊連其計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威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兵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于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仗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虜大國

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

作爲也

顏師古云別令人爲也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人非凡人所能爲而令作之譏不正也

甲也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甸甸甲國之事也

禮百工皆官掌之

作甲非正也

農民不與作甲之爲非正何

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

如周官如畫子立官象天篇所言

農工皆有職以事

上古者有四民

劉子云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甯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班氏說聖王域民

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

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

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

故朝無廢官邑無敖民地無曠土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有

士民有商民

通四方之貨者

**疏**

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

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器不

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

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

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

市禽獸魚鼈不

有農民

農民專播殖耕稼者

有工民

王制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

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

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夫甲非人

人之所能爲也

工民事非農與商所能

巨作甲非正也

書者譏公盡民利惟務強民亂

巨丁段擊大逕專巨亂

卷七

成公

三

渭南嚴氏孝

農功  
之業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魯以三家爲三卿滅孫非卿也何

州見卒正內則見連帥也按許辰之子字宣叔此初與赤棘

晉盟宣公世事齊因齊傲季孫乃主從晉故有此盟

地左傳晉侯會楚公子罷亦于赤棘罷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先舉王師後言敗績自敗之

不言戰

據魯諱莫之敢敵也言戰則必列爲尊者諱敵不諱

敗

傳曰爲尊者諱恥據王師不言戰而言敗績

不諱敵

傳曰爲親者諱疾據魯言戰不言敗春秋

之義也

春秋尊周親魯尊之不敵愈以見親凡內與外異文者

皆親魯此經然則孰敗之據貿戎地晉也劉子云周室多禍

之大例也

**圖** 趙穿侵棠也不言崇言賈或者辟晉敗之也春秋爲賢者諱過二伯爲賢故諱敗王師言侵者侵天子地不明可言敗王師則不可言也

冬十月

季孫行父禿髮

少髮

晉卻克眇

目眇

衛孫良夫跛

足疾

曹公子手僂

身曲

同時而盟于齊

四國同盟于齊二伯方伯小國同聘于大國也

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

御逆也于齊臣中擇有同疾者相逆

以爲笑

**圖**

據此可見古人不以形貌爲資格

蕭同姪子

**圖**

左傳作蕭同叔子

處臺上

而笑之聞於客

婦人不檢至此齊侯縱之也

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

語移日不解

謀所以報齊謀久不決

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

始矣

傳謹稱患之始言此者爲下鞏戰攻聘齊不在此年傳先言此事增經時因冬無事故繫於其下今仍之集解



以爲經脫季孫行父

**疏**齊世家頃公六年春晉使卻克于齊如齊六字則誤矣

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強

質晉兵去

二年

成編事實三傳全同大事細微皆合惟邾入運甲午晦三事小有異同然各說一義不爲大異也

春齊侯伐我北鄙

**宣**事齊篤成立而與晉盟故伐魯之貳於晉

**疏**已開隙於四國猶復伐人齊以強自

驕縱故取敗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劉**子云齊

頃公桓之子孫也地廣民眾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放未嘗肯出會同諸侯及興師伐魯反敗衛師於新築按齊大衛小衛雖爲主當以齊及衛此何以先衛齊失伯之辭伯者不與中國戰言戰亦失伯之辭衛爲次國亦當有二軍見四大夫但詳主將故畧之以齊伐衛也以克及之者遇內見四大夫起之也

**疏**齊伐我之師故克齊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劉子云齊頃輕小慢大之

行甚俄而晉魯以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與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鞏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櫻然大恐頓丑父之欺奔逃得歸按內將見一卿此見四卿明凡師皆四卿舉主將一人而已臧孫在叔孫上者佐上軍也不言孟孫者一卿居守也晉之將帥非一人此何以但目卻克舉其主將上下軍士變樂書可不言凡帥師皆同非獨晉爲然

**疏**

嬰齊文公孫叔矸子四見經手左作首曹一見公子公孫手會言卻克起下殺三卻齊世家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爲中軍將士變將上軍樂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并下癸酉陳於鞏逢丑父爲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血流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絀于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鼓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慘後人臣無有忠其君者矣克舍之

丑父遂  
得亡歸

其日

据日在會上

或曰日其戰也

凡敗皆日

或曰

義得相通則可并存其說

日其悉

也

悉謂詳內二軍將佐四人不如常例但目主將

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

据無大夫不言

公以吾之四大夫在焉

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內既見二佐之臧孫嬰齊則曹之卿自得敘

也

**疏**次國二軍何以同時見四大夫二軍四卿一將一佐一見以示例也魯方伯位同天子之卿其卿同天子大夫

其大夫同天子之士三卿大夫詳於內得見十二人也

舉其貴者也

不使內詳見四大夫而外乃言人與

外卑者  
共行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者特以貶齊

**疏**不言來盟言如師而

後盟者非前定之盟如師乃議之也內大夫在日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齊自晉文會盟後至此四十餘年不與諸侯相通盟會此言盟齊受盟於晉齊

爲方伯  
之辭也

鞏去國五百里

國都城也鞏爲齊地已五百里合計齊地不止方千里矣左傳云今大國多數圻齊晉同

也

爰婁去國五十里

知五百里五十里者以地圖考之

壹戰縣地五百里

從鞏

至爰

**疏**

案以上說本事以下兼說襄十八年同圍齊事

焚雍門之茨

雍門齊城門茨蓋也詩猶有茨

**疏**

左傳襄十八年伐雍門之

侵車東至海

侵車侵伐之車言時侵齊乃至海左

傳襄十八年東侵及濰南及沂此戰未嘗至海

君子聞之曰

兼指三事而言

夫甚甚之辭焉

此戰于鞏乃盟于爰婁襄十八年焚雍門之茨侵車至海言因齊之敗逼之甚

齊有以取之也

頃靈二君

皆有以取之

齊有以取之何也

此但問本事

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

魯衛周同

敖卻獻子

又得罪于大國獨目卻克舉其大者

齊有以取之也

以驕敖致

敗駭爲國之大戒劉子云明主有三懼一日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日得意而恐驕三日聞天下之忠言而恐不能行

何以識其然也越王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辨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日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爰妻在師之願薦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外謂國佐方來求盟未入師中而卻克與之約也

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

前後所取於二國之

邑下汶陽田是也取不見經爲內諱且見者不再見

以紀侯之廩來

捷衛寶部鼎是也兵敗皆有所賂戎

紀侯廩蓋齊滅紀所得

以蕭同姪子之母

之母二字疑衍

爲質

前爲所笑故欲以爲質

疏

据此則質子春秋常事傳言交質子不及二伯者經義如此故春秋於交質之事絕不一書

使耕者皆東

其畝

詩言阡陌曰衡從其畝言四方屬地曰東南其畝曰南畝無西北之交曰南畝謂南極之地尙農粒食東南其

畝亦謂東南方皆成田畝東其畝齊在晉東方地雖屬齊晉收其田畝之賦稅故左傳畫東其畝則是鄙我也鄙謂外屬也秦如滅鄭則以鄭爲鄙所謂越國鄙遠是也

**疏**齊世家晉軍追齊侯

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畝

然後與子盟

**疏**要約四事然後與盟齊爲

晉所屬

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

**疏**

衛世家孫良夫救魯伐齊得復侵地

以紀侯之

廩來則諾

**許其**

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

**疏**而衍上文無二字疑因下文

亦無傳公羊

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

母猶齊侯之母也

**疏**戰而執人之母非禮齊晉二伯如兄弟故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疏**

史記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即用此傳之義

使耕者盡東其畝

則是終土齊也

**疏**土齊謂以齊爲晉屬邑土齊即割地地雖在齊晉收其賦稅舊說謂利戎車詩衡從其畝

以阡陌言則縱橫因地自然斷無有東西無南北之理且利戎車亦主客相同盡改田畝事極難行於晉無大利不知畝

無東法也按周官以土圭土地中土度也

不可二事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

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

授舉國而授則不於是而與之盟國佐不屈魯衛畏而爲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宋世家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駟立日者不正前見矣

庚寅衛侯速卒衛世家十一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取汶陽田田者開田非本封可以出入故土地出入皆托之田以避諱之若實邑本封先君受之天子不敢言歸取

此分齊侵地不言齊公羊汶陽田者魯之賚也自此以後齊諱會四國伐取田

冀州鄭爲豫州魯爲青州此內方伯也外則陳屬荆州故陳不與中國盟公不如齊年表與晉伐齊齊歸我汶陽之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伐衛以左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此蜀在青州魯近地左傳我於是有蜀之役劉子說亦從

左傳此無別事而下再舉地非一地矣何以再地皆曰蜀蜀爲近地爲盟故同以蜀言之以爲盟非梁州之蜀也例公不會大夫此不諱者楚無大夫與昔人同故不諱也按蜀今四川蜀也尙書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今地多在四川攷春秋以秦爲梁州伯故記秦事多在梁州如梁以楚秦巴滅庸秦入都皆在梁州此蜀亦在梁攷自穀以後秦師東道不通未嘗至山東則盟之蜀有秦必在梁州無疑梁州之區經疏會不月以盟之月見梁巴都庸蜀夔崇七國備七卒正之數疏加於會之上見會盟楚大夫正言盟會始此楚新爲二伯也

楚無大夫

據榘宜申不氏此稱公子貴同大夫

疏楚以上大夫不專兵會盟皆目君自此始言大夫專兵會

盟 其曰公子

傳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也時楚稱王嬰齊稱王子重五

穆王子莊王弟字子重五

何也

據處父猶不氏

嬰齊亢也

亢謂專與諸侯同盟

見經兩伐鄭伐莒伐吳 傳於大國大夫言亢如處父是也楚新升爲二伯大夫尊爲卿得與公相敵故得氏公子有大夫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緡人盟于蜀

此蜀者何梁州國何以見非前蜀以秦不與伐我而與會盟知不在魯也何爲以蜀言之二州皆有

蜀諸侯潛盟于梁州畏晉託以爲在

疏年表竊與楚盟楚在上

山東城下之盟左傳所謂匱盟也

疏者主盟會新爲二伯也

齊爲二伯何以序鄭曹之間新貶爲方伯故使在方伯之末卒

正之上也何以不序乎宋下陳上宋齊相連則貶意不明故特

以下君也以齊稱人則從同也不致者會夷狄則不致也

楚其稱人何也

据楚爲伯會諸侯當言公子

疏左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

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大夫盟于蜀

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

公羊所謂稱人

則不嫌也公諱會大國大夫不諱會小國大夫前會以公會

嬰齊嬰齊亢矣此貶嬰齊稱人所以抑其亢以公盟人則公

獨尊故曰得所其人

疏左傳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蓋楚伐魯衛公

與嬰齊會于師楚得齊魯衛乃與秦約大盟會于蜀山東諸

侯皆從楚秦而往盟之當時既屬竊盟在經亦諱以中國從

夷狄會故以二

蜀託爲一地也

會與盟同月

如雞澤同月無閒事

則地會不地盟

雞澤會地

盟不再地不同月則地會地盟叔孫豹會與盟不同月此其地會

地盟何也此無問事又同月但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此說

兩言蜀本起非一事從得所言之則若本一地者然今之屈

不地疑會盟繼事嬰齊亢意不顯故地以起一事稱向氏公子今故駁

向之驕也稱人因後之貶以起前之實非公子爲奪其王號

故氏公子而後亢意見也有前之尊驕不能不有今之卑屈正名號之義也

三年年表宋共公元年衛定公滅元年晉侯再立六卿楚申公巫臣奔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伐不月月者著之何爲著之冬十一月盟

于蜀正月即伐鄭蓋晉知其匱盟也蜀之會公及宋衛曹皆在會諸侯盡從楚晉侯討鄭而四國協從盟楚稱人伐鄭稱爵進

中國而惡年表魯會晉宋衛曹伐鄭獨言宋衛明前會秦陳

夷狄也鄭皆楚黨晉惟有魯宋衛曹者春秋惟三國篤從

晉不序鄭辭稱成世猶略小國也伐鄭及鄭平也

辛亥葬衛穆公

日葬者伐鄭衛侯背殯而出故日以危

二月公至自伐鄭

月者危蜀之匱盟公冬方與鄭同盟楚主盟春正月即同晉伐鄭晉若不知對盟者故危

而致又月危之甚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劉子云時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

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譖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  
而無禮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

新宮者

據僖廟廟言西宮

禰宮也

公羊宣公之宮也劉子云宣謀殺子赤喪娶天惡之生則不享其祀

死則燔其廟按喪至此二十八日喪方畢主新入廟故以新言之不言西者初入廟故以新言之災尤重言新以起之

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

禮檀弓有災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班氏說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

祖所處鬼神無形體日今忽得天災得毋爲災所中故哭也

迫近不敢稱諡

據桓宮僖宮災毀廟言諡

恭也

班氏說西宮穀梁以爲宣宮不言諡恭也

其辭恭

不稱諡

且哀

三日哭

以成公爲

無譏矣

嘉其得禮餘言災皆有譏辭

乙亥葬宋文公

宋卒在衛先何以葬在衛後七月乃葬緩也何以緩既背殯且厚葬也

**疏**宋世家始厚葬

君子謂華元不臣矣

夏公如晉

公如晉明晉伯中國成不言如齊齊降也成十年言如晉存中國伯也晉於此再立六卿不書爲之諱成

世見趙荀士藥卻韓六姓以起立六卿六卿專政也再立六卿不可見何以見十五人大國三卿九大夫共十二人成世晉共見十五大夫及未見經之胥魏不下十六七人以有升降更代也六族中惟韓只見韓穿餘皆同姓同時爲大夫蓋六族十二人例得同姓並見也大國三軍三卿爲帥三上大夫爲佐此晉國三軍之制也用新軍則三卿一上大夫爲帥二上大夫二中大夫爲佐則十二人之數備也其有居守之卿大夫則臨時改命別人以攝代軍政經於成公爲詳晉大夫以明大國軍制也

**疏**晉世家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受晉始作六卿韓厥鞏鞏趙穿荀躒趙括趙旃皆爲卿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從晉伐許此初伐許爲鄭卒正凡經言伐者多起方伯卒正之例鄭七穆如魯

三桓魯紀三桓詳公子公孫之卒終春秋鄭雖不紀卒七穆見經者五大夫六公孫公孫之子孫以王父字爲氏者如良游罕

舉國五族詳錄世系與魯之

**疏**

去疾穆公子字子良後紀三桓相同他國無此例爲良氏經書良霄是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公羊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服也

大雩

不月者七月也七月非雩時故不月以譏之

**疏**

春秋凡七月不言七月者九見說詳定九年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臚咎如

此不獨衛從但敘衛者內衛也非有所見不錄不言帥師者不許其

也伐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荀庚下大夫也以前不書晉聘以下不書天王聘此亦升降之

道

**疏**

荀庚始見荀林父子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國夫衛上卿也特書以見例

丙午及荀庚盟

爲鞏戰晉衛皆來聘何以不同日盟尊二伯故先之別尊卑明貴賤春秋之大義也王制次國

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

庚林父子中行宣子

丁未及孫良夫盟

春秋決嫌明疑晉大衛小晉卿先於衛是也特以大國之大夫與次國之上卿相比尊卑

同也尊卑同則得以大國先之特相比以見例

其日

據來盟不日 公也

據盟日皆公 來聘 據前宣盟直言來盟此先出來聘明正爲聘使 而求

盟

此遂事也知求盟者聘先盟後事由外起也

公羊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二國本有盟因聘尋求盟耳 不

言及者

據前宣言來盟不言及

以國與之也

前定如一國之人皆盟之 不言其人聘

盟言及

不言人亦以國與之也

聘盟之例亦如來盟前定也

不言求

據陳言乞盟也 兩欲

之也

時晉衛勝齊伐鄭齊侯自治懼而求盟

鄭伐許狄鄭也不正其一年再伐許前與楚伐衛喪與夷狄交  
伐中國也於此狄者修襄公事也起悼公三伐揚父惡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華世卿也魯鄭公族世卿皆詳公子公孫  
明其世系宋華樂宣皇不言公子公孫者

戴公之後在春秋初也魚向蕩桓公  
之後桓族必不書故異姓畧之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鄭世家十八年襄  
公卒子悼公賈立

杞伯來朝禮五年一朝志者  
不合五年之數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日卒正也臧孫大夫也卒者賢  
之日者亦賢之也○子紇繼立

公如晉年表公如晉晉不敬  
公怒去背晉合于楚

葬鄭襄公鄭世家悼公元年鄭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喻于  
楚自訟訟不直楚囚喻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

親喻私于楚子反  
子反言歸喻于鄭

秋公至自晉

冬城郟

劉子云城以強私家

鄭伯伐許

三伐許矣鄭在喪不稱子者春秋伯子男爲一等鄭以伯爲方伯貴賤相嫌故不稱鄭子在喪不能改父

之惡復用師伐許諸侯怒而憎之懼而爲蟲牢之盟

**而**

五經異義公羊以不言子爲王事許從左氏鄭氏以不言子爲王事許從左氏鄭

從公羊紛紛爭辨皆非也公羊鄭忽傳賈賤不嫌句同斷句本明鄭在喪不稱子義說公羊自董子以下皆誤解故許據公羊說異義所引皆後來師說多失本義如以穀梁爲夏田公羊夏不田之類是也今皆明本義以正之

五年

年表鄭悼公元年公如楚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大戴本命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去爲其絕世也淫去爲其

亂族也姒去爲其亂家也有惡疾去爲其不可與共案盛也口多言去爲其離親也盜竊去爲其亂義也禮襍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使者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

重刊校經春秋經傳古義

卷七

成公

七

渭南嚴氏孝



避誅敢不敬須以傷命使者迎主人拜送之如舅在稱舅舅沒  
稱兄無兄則稱於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皆稱之  
班氏說出婦之義必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  
云薄送我畿鄭君說嫁于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天子  
諸侯無  
子不出

婦人之義嫁曰歸

以夫爲家專其志也

反曰來歸

諱出言歸明絕于夫家外出言歸夫人歸

于齊是也

仲孫蔑如宋

劉子云蔑專會

**報**報前聘書以明下伐大夫如宋二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劉子云首專會方見荀庚又言荀首荀氏有二大夫矣

**疏**荀首

一見荀首林父弟別食知邑其後爲知氏

梁山崩

劉子云山者陽之位君之象也水者陰之表民之象也崩者壞沮也壅者不得其所也天戒若曰人君擁威重

道將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浹梁之會

諸侯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穀梁集解引許慎說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此爲晉記災也不言晉爲天下記災名山山大川不以封也此與日食地震同義

不日何也

据沙鹿崩言日

高者有崩道也

沙鹿卑陷乃日

有崩道則何以書

也

山崩常事

曰梁山崩

公羊梁山者梁上之山

壅遏河三日不流

班氏說穀梁傳壅河

三日不流晉君率臣羣哭之乃流按此記災也故不日

晉侯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

輦者輦者不辟

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

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

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

言本欲速今下車鞭人則失時若以鞭人時行路雖不辟而取道可遠

**疏**

韓詩外傳有不知事而行可乎七字

伯尊下車而問焉

因其言異敬而問之

曰子有聞

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

從晉來知其事

伯尊曰君爲此召

我也爲之奈何

問禳禱之術

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

之

言此者主天也春秋記災明天道以正人事也凡記災皆爲天也

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

由忠問焉

韓詩忠作私前不告者辟人也

輦者曰君親素縞

降服也有

臣而哭之

哭之則憂災

既而祠焉

祠之則有禮

斯流矣

神感而河自流

伯尊至

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

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

年表梁山崩伯宗隱其人而用其言劉子

云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焉能生雲雨爲功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孔子問之曰伯

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諫其不薦輩者也

**疏**

績或作績韓詩作後韓詩曰君問伯尊何以知之伯

尊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

秋大水

劉子云時成公幼弱政在大夫前者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強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

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葬者

**疏**

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夸立按定王二十一年

五記王朝事

一稱天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

晉同盟始此同盟所以外楚然則兩伯之辭也何以兩見晉齊晉主盟而齊來受盟則齊非二伯矣

齊非二伯何以敘諸侯之上貴者無後待之以初存齊爲伯之辭也鄭伐許諸侯憎惡故爲此盟齊下於晉故來盟春秋無二

伯相會盟正辭晉齊相會者齊已

**疏**據左傳此會當無宋公

失伯晉楚相見者楚非正伯也

左傳經亦有當同誤衍

六年

年表周簡王元年據左氏世家此年晉遷于新田不書外遷不書凡書者皆有所起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月者公出在外聞天王喪不急奔弔乃安然反國有危道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五廟舊典也立者別爲之不在五廟內故有別祭

立者

據立篡國辭

不宜立也

舊說武公之廟毀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宗廟之事名器所重非禮者皆

日功築不日日者謹之甚大惡也

取鄆

鄆青州連帥公羊以爲鄆邑當是鄆屬經見二十一連帥故書之

**疏**

不日者內之小國也

鄆

不知國也

據取經知國內諱滅國言取

**疏**

左氏云取鄆言易也與傳同公羊以爲鄆邑疑鄆屬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晉爲蟲牢之盟宋辭以難故晉衛侵之侵有晉鄭夷狄但目衛者與下相起

**疏**

左傳蟲牢之盟宋公使向爲人辭以難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據此是諸侯之侵宋有戎狄也善事則舉中國如衛是也惡事則舉夷狄如戎狄諸侵伐是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朝時此其月者爲天王喪也有天王及父母之喪不行嘉禮兵事危不譏吉禮乃譏又不

能徧譏識一以起其餘也

公孫嬰齊如晉

不如京師弔葬而如

**疏**

左傳如晉受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不葬者其父前與楚伐人喪故楚今亦伐其喪  
也因有師去其葬父伐喪去其子葬者國君一體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蔑前聘宋因宋辭蟲牢之盟故晉使侵宋魯衛同伐宋矣

**疏**

同倫相介議此何以不言議軍制也軍制何以見二卿二卿二軍一言以示例也牽之戰言四大夫此何以言二卿不言佐也牽言季孫叔孫此何以言仲叔曰一子守二子從三卿可以皆將不必司徒居守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前鄭與楚伐衛喪今楚亦伐其喪故不葬春秋未葬以前爲伐喪既葬不以伐

喪言之此去葬

**疏**楚大夫帥師始此成世明被伐時未葬

冬季孫行父如晉

爲賀遷也言此以明事大國之禮

**疏**左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善之者楚伐鄭喪晉有憂中國之志救之不

重**疏**年表使欒書救鄭遂侵蔡左傳欒書救鄭楚師還晉師亦還

七年

年表晉以巫臣始通于吳而謀楚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劉子云近

青祥亦牛既也不敬而區霤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上帝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專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于將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鼯鼠食至尊之牛角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鼯鼠又食其角天重之語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于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

不言日

据口傷言之日當作之

急辭也

据言之緩辭

過有司也

備災不盡牛自傷不由鼯

食故言之以免有司之過也言過者小失也

郊牛日展斜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義祭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儀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孝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

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朝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

也有司展祭牛而即知傷是展祭之道盡不能改卜牛麤鼠

又食其角又不言又有繼之辭也已食再食故言又其據上

牛角此緩辭也與言之同言郊曰亾乎人矣言灾出非常乃

力所能挽非人之所能矣乃天灾備之所以免有司之過

也初食由不謹後食乃天灾所乃免牛此不以郊為識喪不

辭也以家事乃者据改卜牛亾乎人之辭也据乃難辭原其免牲

者為之緇衣纁裳君為緇衣纁裳降服也有司立端三卿也立端奉送

至于南郊南郊者郊天之地也送牛于此亦反之于天免牛

亦然牛雖傷亦于南郊免牲不曰不郊免牲可言不郊近于



見疏 据牛死言不郊倍三十一 免牛亦然 說詳倍三十一

吳伐邾 書此見吳之侵中國也邾伯姬魯婚邾之國 夷狄伐

書書者為下諸侯伐邾地理志東海邾下云故國少昊後盈姓

左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朝時此其月者天王喪未再祥也諸侯

不郊猶三望 免牛不言不郊言者為三望起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再伐鄭時陳蔡許從楚伐鄭不敘三

子者從我言之 此中外異名例 國者為中國諱也楚稱王子經書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此齊侯從

始以方伯從二伯也去年救獨言欒書 晉侯伐之 此諸侯同至大之也故鄭服而以會致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晉齊同盟再見矣進邾莒杞始列會盟

時晉屬齊魯衛鄭楚屬秦陳蔡吳言同

以外疏以前小國不敘莒至此乃敘莒故左傳楚也疏以莒服言之六卒正見會盟有次序也

公至自會以會致者重同盟

吳入州來書此見吳之叛楚也州來徐州國舊屬于楚吳強而取之所謂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巫臣之謀也以  
下楚爲吳所弱後吳以州來遷蔡故經以蔡爲徐州伯以夷狄待之不與同盟也

冬大雩

雩不月而時據入九月言秋者七月非之也譏不時故以時見冬無爲雩也說詳

年定元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劉子云定公惡此以戚奔也不言以邑叛林父林父奔晉疏爲晉衛諱據世家左傳皆

言以地按林父良夫子諡文子左傳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孔疏武公至林父八世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劉子云齊侯敗鞏之後弔死問疾七年不

義家塾書

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好女之色出會與盟下諸侯  
國家內得行仁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  
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

**疏**

按韓氏始見後分晉國菽文類

福生隱約而禱生于得意此得失之致也  
聚引劉子誠子書云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  
恐懼敬事故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  
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  
者餘威輕侮諸侯虧蹇跋之客故被鞏之禍遞服而亡所謂賀  
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  
之諸侯皆歸其所奪之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于齊緩辭也

言之皆緩辭晉以田歸齊者齊為方伯有功則二伯得加地取于閭田以祿之二伯相敵則無

此不使盡我也

為之請歸不使晉制命于我故以緩辭言之

**疏**

成世言晉大夫一姓皆同時見二人

或三人惟韓見一人而已

晉欒書帥師侵蔡

据左傳時有侵楚侵沈之事不書者辟獲

**疏**

從此至襄八年間十八年乃見書被侵不

記別事左傳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退也獲沈子楫

公孫嬰齊如莒

聘而娶也魯聘屬國如二伯聘魯儀

**疏**左傳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謀婚事婚禮有六經見納幣親迎而已餘不見者畧之此何見來聘詳錄伯姬也

**疏**

華氏始于桓二二年終于昭二十二年世執國政宋族之最久者華聘已定事已成矣更使壽納幣明非重事壽未爲卿亦以此起之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壽桓公孫蕩意諸父蕩伯姬之孫也讓卿于子何以書來納幣賢之也宋

不見公子公孫此何以獨見壽者以見公孫壽之父子之賢也壽讓位于其子以存宗蕩意諸能死事父子皆賢壽讓尤美故賢之如衛孫鱣魯叔胙皆以不爲卿而見經也賢者**疏**班氏說子孫宜有後澤覆其宗故春秋爲之諱不氏蕩也**疏**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納幣使大夫正也稱使諸侯之婚自主之納幣不書書者詳錄伯姬也劉子說婚禮不稱主人諸女之辭託之于母與公族而經目宋公使命辭窮必託之君也紀履

綸不言使者小國不言使同姓見二卿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劉子云屠岸賈得幸于靈公景公時賈為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

之子趙朔曰盾雖不知猶有賊首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弑盾在外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將誅其後是非先君意而妄誅之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趣亡朔不肯曰子不絕趙嗣子死不恨厥諾稱疾不出賈不請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等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  
**趙**晉世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按趙世家說與劉子同晉世家同左傳以朔早死殺者同括趙世家以為有朔則經無緣不書是晉世家得其實趙世家為趙史之文虛美諱惡事不足據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公立已八年來錫命者因事加服經三見錫命一初立一追命

及此是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

據言天王曰見一

尊也

公羊傳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焉然後生故曰母之子

也可

天子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班氏說或

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

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命臣下也又云天

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

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以其俱命于天

而主治五千里以內也天王始終于此故見一稱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書者女子大歸喪與未嫁同服期且因歸喪猶氏杞者見從一而終之義

晉侯使士燮來聘

此伐鄭爾因其過我故言聘如因伐秦而朝京師者然晉鄭相去千餘里主將士燮不能

伐聘後帥師在一時之內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齊稱人遯士燮之尊鄭在魯東小國晉無緣伐之伐

之者以吳故鄭從吳爲魯患魯畏吳告于晉合諸侯而伐

鄭以擯吳也故前書吳伐不然則夷狄伐小國不書也

通吳欲以樊楚吳強亦自  
忌之故鄰小國亦爭之

衛人來媵

傳曰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案媵以三女備姪娣班氏說取兩娣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

脈相似俱無子也二國來媵謹爲尊者大國爲尊國同以德德同以色所以不聘妾者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爲媵春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士  
春秋內衛首目之卽尊之漸次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爲嫡  
同姓魯衛最親凡諸侯之事多目舉親故媵則首衛也

媵淺事也不志

据杞伯以下皆不志

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

故盡其事也

不得其所謂矣死賢伯姬死得其所故盡錄之

一嫁

女而三國來媵一嫁事而十七書之使春秋盡錄當日之事豈當千萬倍于此于此見春秋削者多矣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言歸者明前見出于杞叔姬不再繫杞者統于夫言

把伯可知公羊把伯何爲來逆  
叔姬之喪內辭也齊而歸之也

傳曰

此傳亦專說把伯姬非總例蓋大傳有綱領亦有細節非一本也

夫無逆出妻之喪而

爲之也

爲爲之服禮出妻不歸葬不服今既迎喪則必爲之服違禮傷教書把伯來見其齊于魯躬自逆所以深

之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同者外楚

外楚者以楚爲二伯故外之以晉獨主中國晉爲主齊魯衛鄭來盟中國皆在是也

諸侯不敢有其地

而有主文以二伯尊承天子也非王事乃有以地主見者

公至自會

凡盟皆爲有貳者因汶陽田故諸侯貳故爲此會以尋馬陵之盟將會吳人吳人不至

二月伯姬歸于宋

不言逆逆者微履綸書者一見不再見月者詳錄伯姬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詳錄之且

以明詳略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劉子云伯姬者魯宣公女成公妹也其母曰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不親迎伯

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于宋致命于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于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地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

按女者在塗之稱女已嫁三月猶言女者見伯姬大夫之辱

不行夫婦之禮班氏說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人三月然後祭于廟舅姑既沒亦三月然後奠菜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

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左氏說天子諸侯不親迎今學主親迎也

致者

據內女獨此言致

不致者也

據用致夫人

禮經之闕蓋女嫁三月

左氏有致女禮當以補

廟見成婦于夫家則女家自當使人往致命且三月不廟見則女子當反亦必有人往受之此所以有致禮但雖有其禮而經不書書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

伯姬已嫁當制于夫不當以父

制

如宋致女

致致命也如宋致命已嫁猶以父命制也

是以我盡之也

宋公前失禮宜自責

以解於伯姬不以夫禮臨之乃求  
不正故不與內稱也內稱謂言

伯姬外乃稱女言女起不廟  
見不言伯姬不使內得制之  
逆者微故致女明致爲不親迎詳其事

賢伯姬也劉子云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也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

道生源始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

晉人來媵晉者同姓之大國言親則舉衛言大則舉晉一定之辭也伯姬一事詳錄中國諸侯夫家王後母家魯媵

者二伯大國與親者之衛同盟國晉齊宋魯衛皆在此所以詳錄伯姬之辭如碩人之詩矣

父母國之禮  
**疏**伯姬已行乃來媵待年於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

也嫁後來媵所謂待年者也先以名通待年於夫人**疏**再發父母之國此不同行是嫁時不定同往晉同姓國

時在嫁後嫌義異又以同姓故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疏**

齊世家頃公朝晉而歸弛苑圍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

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圉立

晉人執鄭伯

伯如晉在晉執之與在會伐者不同

**疏**

鄭世家成公三

年楚共王曰鄭放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

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于楚執之使欒書伐鄭

欒書再帥師不以諸侯從之者亦狄之表

晉欒書帥師伐鄭

公伐鄭

如楚大夫執人君以伐人國如夷狄也

**疏**

伐不言戰戰蓋衍

不言戰以鄭伯也

言以為晉諱不言以

**疏**

字伯下當有諱字

耳 為尊者諱恥

尊謂周也春秋尊周傳曰尊者諱敵不諱敗取猶敵也不尊則不諱恥

者諱過

春秋賢二伯賢謂二伯也過謂過行非賢所宜有楚言以晉不言以楚夷狄晉二伯也晉賢故春秋升之

為二伯有過失則諱

為親者諱疾

春秋親魯親謂魯也傳曰親者諱敗不諱敵疾猶病

之此惡事故不言也

親者諱敗不諱敵疾猶病

春秋親魯親謂魯也傳曰親者諱敗不諱敵疾猶病

也謂疏晉爲賢鄭在中國辱也疏又同姓亦親例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齊葬例日月者從方伯例爲鞏戰受盟朝晉楚貶爲方伯也春秋以葬起其國

卑之尊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不言入莒而反云莒潰自潰之辭如梁亡鄭棄其師

其日

據沈潰不日

莒雖夷狄

據稱子不葬無諡又不言朝

疏

左氏以莒爲夷狄

猶中國

也

爲魯屬國會盟不殊春秋待之如中國

大夫潰莒而之楚

潰者上下不相得魚爛之詞楚師方

來莒臣叛而奔楚莫與楚鬥

是以叛其上爲事也

潰叛也國曰潰邑曰叛國有難臣當效死勿去

安食其食有難而叛之失臣道矣

疏

據左氏莒因城惡爲楚所入非大夫叛莒從楚經言潰傳以叛上爲說者惡其

無備故加叛辭以爲惟欲叛上從夷秋乃可以不自備耳所以深惡之也

惡之惡莒大夫無臣道

故謹而

日之也

中國潰日外夷潰不日莒日潰以中國待之

楚人入鄆

鄆內邑時爲莒有經不許莒有仍用內辭如莒鄆爲內邑楚因伐莒之師入鄆者然以鄆爲屬莒當言遂

不再出楚人所

以爲內諱也

秦人白狄伐晉

不言及秦狄也晉前同白狄伐秦不言及狄晉也

**疏**

侵伐多有戎狄經多略之不言此爲

一見例

鄭人圍許

時鄭伯執于晉伐許以示不急君則公孫申之謀也

城中城

春秋兩言城中城皆修魯國城

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據城西邽知中城非外邑因畏楚師城內城爲自固計城中城是有棄外城之

志不知愛民以自強恃城自固故非其外民

十年

年表齊靈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稱弟者內衛例春秋方伯從楚唯蔡最深唯衛專心事晉不

從夷狄故春秋內衛而惡蔡也  
內衛故稱弟嘉其能外楚也  
先見故盡其親以譏之凡稱弟兄之例惟衛一言兄兩言弟齊  
一見年陳一見黃宋一見辰秦一見鍼鄭一見夷大國晉外方  
伯蔡吳楚暨小國皆無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

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美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  
廟之命戒百姓也春秋魯郊非禮也不加譏貶者不待貶絕而  
罪惡見者也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祀名山大  
川之在其地者據此知春秋不許魯郊也或曰魯天子之禮成  
王賜周公者此別說非春秋義也何以言之成王賜天子禮樂  
當全賜之今以爲譏六羽而許郊天是許其大而吝其細也郊  
大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六羽小事必貶絕而後罪惡見以不  
許六佾之僭知不許郊天之僭也曰郊旣以不譏爲譏而郊之  
失禮復有譏文似乎惟議失禮而不譏得禮曰非也郊而得禮  
祀天嚴肅雖僭猶敬郊而失禮僭又不敬故重譏之所謂五  
重罪也春秋此爲一大例所謂不待貶絕不勝譏者是也

卜者禮意甯有示不敢專耳

夏四月不時也

郊春事四月不時

五卜

據禮卜以三爲制五卜已入五月猶繫四月者卜月也

強也

不吉而強

乃者亾乎人之辭也

言其卜多志在必郊至于五卜乃止此亦天止

之非人力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世子光稱世子此何以稱晉侯以爲晉

侯孺也州蒲已立爲君何以仍繫之景公不許州蒲得立之辭國有大事君不能行事子奉君命攝行如王世子可也晉侯有疾世子當侍疾不得出伐鄭又非急事有君更立君失君臣父子之道大惡故正絕不使州蒲以子代父然則何以見其義景公之不葬所以絕州蒲也伐不月月者謹之也晉前執人

**疏**

鄭

君伐人國今又立太子急伐以求利大惡月以起之也  
家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縞爲君其四月晉閔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闞成公歸亦弒君縞迎成公晉兵去齊人來媵  
齊大國異姓來媵夸美之辭三媵十二女非諸侯之制經何以言之但言來媵于我不必其如宋也且宋

王後也用其禮樂備齊女媵敬巽異姓齊亦異姓伯姬歸

十二女之文亦可也宋一年始來媵此不從適待年者

丙午晉侯獯卒按卒無月不葬者因太子代爲君絕十九年

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

秋七月公如晉禮得送葬因諸侯不在故言月以謹之

冬十月冬葬晉景公不書魯世家十年成公如晉景公

十有一年年表晉厲公壽曼元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傳曰中國不存公如往月致月危之也公

且以起病辱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厲公新立使卿出列盟諸侯

好先聘而後盟在喪盟聘疏卻擘起下殺

不識者不親出且王事也疏下殺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御  
攀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

齊已降公不如齊大夫何以書如齊大夫如不皆大國不嫌也此爲公謀婚起通穆姜結

齊獻將以

**疏**僑如後奔齊  
逐季孟也

以此起之

冬十月

宋世家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左傳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以合

能治夷狄而爲二伯之辭也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出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疏**書聘言

此何以不言宰宰者冢宰天子在喪所特設之官出喪則罷故奔不言宰聘已出喪何以言宰來聘舉其貴者且以見三公不

宜出聘也

周有入無出

據下王子奔不言出天子無客禮天下皆其統奔不言出至公卿大夫各有菜地則不同此例

此推天子與王子立說其日出言出絕于別僖公篇出居上下上天子

一見之也天王出居于鄭上一見此下一見例言其上下之道無

以存也上下君臣也皆失其上雖失之謂經書出下孰敢有之謂

言居郊特牲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即僖傳所云雖失其天下莫敢有也下出言

居與內公居鄆同鄭今上下皆失之矣下言奔喪內諸侯各有封地分域以外非

其所有故**疏**謂言出并言奔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於瑣澤厲公新與楚盟而爲此會以聽成諸侯會者多獨言魯衛者不信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夷狄地也從夷狄名則不傳從中國名乃發傳

中國與夷狄不言戰據外敗皆曰敗之與內同所謂內中國外夷狄內其國外諸

也夷狄不日凡夷狄相敗不日中國敗夷狄亦不日此中國夷狄異辭例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卷七 成公 三 渭南嚴氏孝

冬十月

有晉楚交聘蒞盟之事不書者爲中國諱晉侯與楚公子罷盟于赤棘與元年滅孫許盟地同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言乞者我不欲之辭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晉新與楚成乃謀所以報秦以私

忿徵兵非也成世詳言乞師以起前後之乞師皆不言也

**疏** 卻錡起下

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言乞師譏晉并讖內中國乞師得敘內以

師從下伐秦是也夷狄乞師則不敘楚是也

**疏** 成公篇詳敘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如朝也傳曰用見魯之不朝周也魯方伯朝天子齊晉楚京師東周洛陽稱京師以爲行在

公如京師不月

据朝王所時如往例時

月非如也

外如月者有危京師無危道月之起非如

也

非如而曰如

据上乞師下會伐秦知非實如

不叛京師也

終春秋之世魯君不如京師過

而不朝損天威失臣禮言如使內不叛也秦在周西伐秦必經京師公以伐往因其過言朝以申天子之尊明臣子之義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

秦

伐不月月者危也伐秦重事從伐加等而月之

**疏**

晉世家厲公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之與翟

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于麻隧虜其將成差

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遂緝事辭如公爲朝往至京師奉王命伐秦遂事由京師起使如受命伐秦也

曹伯廬卒于師

劉子云曹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

而自

**疏**

曹世家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

傳曰閔之也

卒于師會皆魯屬國以魯主之也故不地而曰師會魯當爲之主故曰閔之不日踰竟也踰竟

無論大國小國同不日

公大夫在師曰師

此公在師故言師

在會曰會

據杞伯卒于會

公在會大夫在稱師者齊國佐如師是也公與大夫在則地師會以我與事有哀弔之義內不在則地地晉侯卒于扈不

言師會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前事致者起非實朝不朝周從伯國遠伐秦進退失道月者以起其危

**疏**

如致皆月者明如非實如則致有危道也凡如致月者皆重事

冬葬曹宣公

劉子云子臧見負芻之自立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

成公遂爲君負芻立是爲曹成公

葬時正也

再發傳者曹無不葬之例而卒以不日爲正乃皆葬疑有別例故特明之小國以時爲正

十有四年

年表曹成公負芻元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始書卒以下通月者小夷也不葬者夷秋也穀梁夷狄之不葬在三不葬之外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劉子云林父奔晉晉侯使卻擘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

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

**疏**

言

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  
晉晉請之也歸者善辭其歸之道由君召之也不言復者中國也且大夫不以復歸爲文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女輩遂皆與弑此何以見僑如卑公室亦輩遂之徒也**疏**此逆女目

僑如者僑如通穆姜娶齊女以自固其寵後又奔齊言此以起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爲晉伐楚黨喜穆公子字子罕後爲罕氏經書罕達罕虎是也**疏**爲許所

者畧之鄭伯伐不書者亦畧之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月者譏不親迎以僑如以夫起其與穆姜通欲卑公室

也

**疏**言婦者有姑之辭成公母稱姜亦齊女此譏娶母黨所謂三世內娶

大夫不以夫人

有尊卑男女之別禮大夫親猶譏之無以夫人之道也

以夫人非正也

据以者不

刺不親迎也

以臣代君逆婦不可獨言夫人言僑臣則必言以直書其事而罪惡見

如之挈

大夫不致由夫人致之

由上致之也

一事不再譏書者起夫人與僑如通由不親迎所致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劉子云定公卒立敬姬之子衎是爲獻公居喪而嬉定姜旣哭而息見獻公之

不哀也不內食飲日是將敗衛國必先善善人天禍衛國吾  
不獲鱗也使主社稷也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

**疏**

衛世家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衍立

秦伯卒

不名者狄之也殺以後狄秦前二卒猶名以後不名者  
推而遠之益以疏也秦本中國居王舊京殺以後與晉

爲仇助楚亂中國爲惡日甚遂與中國絕故至成世再遠  
之不名也前猶使人聘此後與魯絕不專記事純狄之

**疏**

家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十有五年

年表衛獻公衍元年秦景  
公元年晉三卻譏殺伯宗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

**疏**嗣君獻公無道出奔釀  
弑逐之禍君臣大變也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下有仲孫  
嬰齊知此是公孫者魯無仲氏遂前氏仲

知其子也稱公孫

**疏**公羊公孫嬰齊則何爲謂之仲嬰齊爲兄  
後也爲兄後則何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

別一人名偶同者爲之子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之字爲氏  
然則嬰齊曷爲後歸父也按後歸父之說傳與二傳皆同以仲

嬰齊爲公孫嬰齊亦同傳以明罪人子

孫宜絕公羊以明爲後之義不同耳

此公孫也

據孫氏王父知爲仲遂子

其曰仲何也

據仲疏之此無惡事也同時有兩嬰齊一繼一

絕故特目仲以明爲遂絕之

子由父疏之也

據遂言仲遂父弑君不言公

明罪及子孫不當使之在朝於卒疏者因其世而討之

**疏**

仲氏以下不見絕之也記遂與歸父嬰齊之卒以其世卿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

據世家成非世子也其曰宋世子者識易樹子也宋公欲立成故使會諸侯爲世子之儀故世子之後卒致殺太子成

得立宋公不葬蓋爲此也春秋不言公子者父在子不爲政非世子不見也陳太子禦寇經言公子此非太子經言太子此加

損之**疏**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劉子云曹伯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將見子臧于周而立之子臧



也奔宋按言執者伯討

**疏**曹世家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

**疏**據執衛侯稱晉人

惡晉侯也

春秋以貴治賤以侯執大夫伯討也

執諸侯以稱人爲伯討弑殺稱人有罪之辭孟子曰民爲貴

君爲輕是也以侯執伯諸侯相執之辭惡晉侯執曹伯非曹

有罪也 不言之 據晉人執衛侯歸 急辭也 與執戎蠻子 斷在晉

侯也

**疏**詞急明晉歸後猶與事不專屬天

王爲下反子臧而安曹國張本 **疏**河陽執在天子側

晉自執故使晉

自斷不言之也

###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疏**此正也其不日何也 宋世家十三年共公

爲右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

至河乃還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按左傳唐山作

山

楚子伐鄭前有宋西門之盟此又伐鄭者楚無信也宋華元合

也子反伐鄭晉不

**疏**

報楚事在左傳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月卒日葬非葬者也

經卒稱宋公舉上也葬後言宋公舉下也舉上故其正不正於卒言之舉下故

其繼嗣之事於葬見也宋公殺太子肥立少子成經諱其事不書故不葬以起其爲無臣子也此其言葬何

也日卒爲夷狄不日不日者不葬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

公也宋公易樹子共姬同有罪焉不葬宋公夫有貶絕則恥辱及于婦夫婦一體榮辱所同故傳曰夫人與有貶也

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据隱

亦不爲賢者崇也春秋方賢伯姬若不能正所謂女而不婦者也諱

其惡而葬共公以爲賢伯姬起所謂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由賢婦而推以錄夫共公是也以臣錄君季札是也以友

錄友曹羈是也以父錄子曹會是也以君錄臣楚椒是也

宋華元出奔晉

此未至晉以晉言者致其從晉也華元者華督之後督不氏此乃氏著其討賊以明華之當討也

**疏**

唐山攻殺太子肥將殺元元乃奔晉晉非仇國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未至于晉何爲以自晉言之以與魚石復入相起也且以著其討賊之實**疏**華元

在河上魚石自止之歸而逐石殺山見華元之功

宋殺其大夫山

山者蕩伯姬之曾孫公孫壽之子蕩澤也何以不氏爲蕩氏諱也蕩伯姬子孫皆賢蕩山覆其

宗故春秋

**疏**華元至河魚石止之還誅蕩山華督弑君不氏後爲之諱也稱華孫以明討賊之義故殺太子亦賊也其例當

絕爲伯姬諱故不言蕩華蕩皆不氏一見于前一見于後兩相比以見例

宋魚石出奔楚

魚石蕩山皆桓族一有桓族宋不見公子公孫別氏以後乃見經魚一見奔後絕於宋魚石止元元

請討罪人許之入而討山魚石畏討出奔楚晉楚敵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鍾離

會例時此月者爲盟也不言盟者諱之也以吳敵中國起吳之強以

諸侯而下盟吳爲中國諱也鍾離徐州國

**疏**

魯世家十五年與吳王壽夢會于鍾離吳始會中國大夫會皆名始此

會又會

指不言盟又不言同楚無此例外之也

公羊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王世子同明其夷狄僭號諸侯不可與之會也故言殊以別

異之內自內外自外因其殊會故大夫以名氏見魴一見系

未詳

許遷于葉

因楚敗盟故鄭逼許浸淫以

有鄆陵之戰此其先見也

**疏**年表許畏鄭諸侯徙葉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鄭伐許不已避鄭遷于葉

**疏**

左傳許靈公畏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

年表宋平  
公元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劉子云冰者陰之盛而水凝者也木者少陽

木木先寒得雨而成冰也是時

**疏**

一日時晉執季孫

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彊誅死

行父止公比執辱

穀梁說雨木

志異也冰者木冰介

甲冑傳曰

據此足見舊傳不但說大綱總例於

根枝折以爲

災根枝折枝爲冰所壓折根因過寒而死尙書凶短折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子之不名用狄道絕之也非其本無名

前卒滕子不名以後乃名前卒秦伯名後卒秦伯不名也春秋

始終有一不名之國滕秦從此世交代小國始卒不日至此日

者少進也以後五卒皆日矣按本傳以滕爲用狄道不名公羊

夷狄猶中

國之比

鄭公孫喜師師侵宋

前楚敗盟伐鄭晉不救楚又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故伐宋晉救宋因有下

戰

**疏** 据左傳互有勝負不言畧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後晉敗楚師於鄆陵執曹伯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乞師爲救宋內因僑如事至于後期故戰不言公後有執行父事春秋有彙敘之例

如成世獨詳

**疏** 按成世詳見晉國大夫共見八族十五人据左

乞師是也

**疏** 傳尙有見傳不見經人卻氏同姓有三卿五大

夫蓋當時晉僭天子立十二卿經不爲之諱者大國尊有三

卿九大夫上大夫如次國之卿例得書于經故不爲之諱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疏** 晉世家厲公六

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黶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伐鄭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卻至日發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于鄆陵鄭世家十年盟于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于鄆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

日事

據戰大

遇晦曰晦

日而晦者著以傳著也

據言朔知亦

之終始錄之以謹始終之義也日食言

朔不言晦者日食朔日事不可言晦

體偏斷曰敗

楚子知有瘡

此其敗則目也

私戰宋公身傷

中國傷夷狄則著之以夷狄傷

師說相傳傷目此楚不言

中國則諱之此在中外異詞例

非經例所推而知

楚不言

師 據敗績 君重于師也

君傷則師敗可畧 春秋兩言晦左

羊說皆記異不書晦穀梁一同左傳一同公羊蓋以已卯晦

震夷伯廟云記雷震之異則以晦為冥晦與公羊家說同

陵言晦與泓戰言朔同以為晦日左氏推己卯為月晦劉子

云甲午正晝昏晦暝陰為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孫殺

公子偃季氏專魯始于僖公成於成公此其應也則此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劉子云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之時

子反曰退酒也陽穀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陽穀曰非酒也子反受飲之醉而寢共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

病於是共王在駕入鞶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也司馬至醉如此是必吾國而不恤吾累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遺師夫陽穀之進酒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

**楚**

見十二公子圍比棄疾三人爲弑見側王夫申追舒四人以殺見結由殺于白公在春秋後十二人中以善終者嬰齊貞午三人而已楚例不見公孫以氏見者六族而已得臣以戰敗見殺側嬰齊弟字子反一見經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劉子云成公幼謀伐

鄭也不言盟章昭說晉將伐鄭使樂羸乞師于魯公如會僑以公不與盟如通於成公母穆姜欲去季孟氏而取其室姜氏送公使逐季孟公以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曰不可此皆君也公懼待于壞隄微守備而後行故不及戰卻擊受僑如之賂爲之讓魯於晉侯曰魯侯後至者待于壞隄將待勝者也晉侯怒不見公

不見公者

據宋公言弗遇平邱公不與盟內言不與此異

可以見公也

言不者皆可辭可以

見公而不見公

此與平邱公不與盟相比

譏在諸侯也

公羊何爲不恥公幼也時公幼諸侯



依不與童子爲禮之例不見公案公卽位成君十七年不  
可復言童子故言不見以責諸侯受僑如之讓而拒公也

公至自會

平邱執後乃致公此公未歸何爲致之所以雪不見  
之恥也公不與會而同于伐鄭伐鄭後乃執季孫而  
止公故於此先致公以避君臣同止之事公雖  
不見諸侯而安然得歸則下之執專爲行父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言尹子者以王命臨之也既  
託晉爲二伯又見王臣者示

二伯所以尊天子命也尹子者尹氏也不言氏者盟會從正辭  
不可以氏在諸侯之上故子之也且以見氏爲貶尹子卿也稱  
子者天子卿

曹伯歸自京師

劉子云曹人數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  
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于天子歸成公于

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  
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

不言所歸

據衛侯言  
歸于衛

歸之善者也

不言歸于曹與內  
致同文非失國辭  
出入不

名

據朔出  
入名

以爲不失其國也

據爲出國常文與見執異辭爲  
公子喜時在內也故異言之

歸爲善衛侯歸于

自某歸次之

若曹伯自晉歸于曹是也此言失國之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劉子云僑如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漢書

朱雲傳龔勝等說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僂如欲顛公室潛其族兄季孫行父于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而書之

**疏**

執不月月者因公

執者不舍而舍

据意如

**疏**沙隨與平邱相比見義

公所也

云晉執季孫行父又止公公羊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据左傳言公還待於鄆經于十二月乃致公故劉子以爲公見止

**疏**

顏師古說晉受僑如譜而止公按公所者公在是也如王所然言舍者臣舍于君明公在茗丘見執也魯

世家宣伯賂晉欲誅季文子文子有義晉人弗行執者致而不致皆致公在也公在也

鄆待季文子歸而歸文子賢平子惡故致公還鄆不致下乃

異辭君臣一體如公同在苕邱者然致公會致猶上致

之此不致是公何其執而辭也據舍爲省釋之詞執當言以

同在苕邱之辭歸意如在平邱言以歸此乃

言猶存公也季子社稷臣爲僑如欲壞公室以賂求晉殺之

舍邱以猶者公實不在苕邱存意謂經致存一說當作

存公也也與猶存遂楚同存意行父意一說如上衍

存字下脫如字謂公亦存也臣所舍知君在也一說亦爲

謂意如言以歸不存公亦存也臣所舍知君在也不字之誤

又致意如石經余本也作無君之辭公存也傳存乃在之

公者因公一說意如惡經不存之以與公忤君臣不同志

在苕邱也後有逐君之事文子賢君因其公忠體國爲奸

人所陷不忍自歸待其歸而後與同返二事相同賢否各異

故經異文以起下傳云意如惡卒何以日亦以不賢而惡之

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劉子云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之母也聰慧而

行亂故諡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叔孫宣伯名僑如僑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鄆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事晉爲內臣魯人不順僑如盟而逐之僑如奔齊魯遂擯繆姜于東宮

**疏**

晉人赦季孫知僑如奸狀故魯人得見經奔齊召其弟豹于齊立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擘盟于扈

僑如奔晉與內盟平其難扈晉邑當

與君邱近盟言行父致言

**疏**卻擘受僑如之賂而譖公僑如出公如君臣同在故曰存公

公至自會

公以伐鄭出當致伐不當致會此致會者謂扈盟也臣執君待于境更使人請於晉論語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不再致行父盟目臣致目君皆君臣同執之辭也

乙酉刺公子偃

二刺皆在公子以明刺禮亦以見公室之弱也信以下公子二刺一奔惟遂乃得二世見三桓

之專韋昭說穆姜送公使逐季孟公以難告曰請反而聽命也**○**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

惟申傲而行

是以後期

大夫日卒正也

君執卒皆以日明正不正大夫卒殺奔皆以日明正與惡其例一也臧孫紇出奔以日言

正不

先刺後名

據買先名後刺

殺無罪也

劉子云季氏殺公子偃

**○**顏師古說

公庶子成公弟公子與僑如之謀故見誅按韋說是偃未嘗與謀因姜氏之言疑誤殺之故傳以爲無罪若與謀則有罪矣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衛成公會孫一國三卿前見孔氏此又見北宮氏者達既見殺故以北宮爲

下卿也以下常見北宮氏者孫甯既絕以北宮爲正卿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尹子單子皆王

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公不欲再伐鄭，鄭曰：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後會之，八盡盟者也。公不

欲從，伐而不敢倍盟，起公，篤于中國，晉失伯者之德。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以伐鄭致者起前不周事也。月者，以起先致公而後卒嬰齊之義。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蜃

魯以三家爲三卿，以外皆大夫。然則嬰齊何以卒賢者之子孫？其身又有

賢行也。公羊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之請。左傳詳其求季文子是也。左傳云：還自鄭至于狸蜃，此同。公行反在塗病卒也。同時有兩公孫嬰齊，左傳稱此爲子叔嬰。章昭說嬰齊齊或偶名同，或由字誤音轉不可知。

**說**

章昭說嬰齊叔孫盼也。

十一月無壬申

據十二月丁巳朔，知十一月無壬申。

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

錄

公羊待君命而後卒，大夫同公出伐楚十月，至魯竟而卒，不以當時卒必公入乃卒之。

臣子之義也

臣不先君故先致，公而後卒之也。

其地

據不地國

未踰竟也。踰竟，地國卒於齊是也。未踰竟，乃地地垂

與此是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劉子云後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鄆齊滅萊

鄭伯  
弑死

邾子貜且卒

邾以上正例不日襄以後乃例日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不言及者尊卑敵也一國三卿晉何以同姓見三卿晉國尊也二伯

比于公一公三卿九大夫大夫五錫例得見經例有十二人故同時一姓有三卿大夫也言此以起族大之禍晉鄆陵三軍將佐樂書士燮卻錡荀偃韓厥卻至荀偃居守卻  
犇樂繫乞師士句樂鍼同時見經者已入人矣  
晉世家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及樂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問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鄆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樂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徵考之果使卻至於周樂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卻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子將誅二卻未發也卻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

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  
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以劫樂書中行偃  
于朝日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  
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卻氏罪曰大夫復位二  
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卻以後不見罷斥卻  
族也三卻同爲大夫見以非禮過盛誅

自禍於是起矣

劉子云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齊禚自此起矣與此同五

行志劉說周單襄公與晉卻鈞卻擊卻至齊國佐語告魯成  
公曰晉將有亂三卻其當之虐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二卿而  
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今卻伯之語  
犯叔迂季佞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  
之以三迂怨其誰能忍之

楚人滅舒庸

成世言滅者惟此一見中國有伯不言滅楚無世  
不滅所以夷之舒富屬揚州劉子云楚滅舒庸日

食之

疏宜八年取舒蓼矣此又取其庸上繫舒  
以別於蜀庸也言滅者有小夷君存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此與三弑及相起殺大夫不月者以弑之月加于殺上見同月也

據世家左傳胥童皆以去年閏月殺何以書於正月見弑與殺一事也孔父先死言弑及此言殺者惡也此樂荀殺之何爲稱國以殺道君爲亂君之弑由童致之童

晉世家厲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

游匠驪氏樂書中行偃以其黨襲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日無月者上繫於正月先殺童而後弑者童之殺君爲之也不如孔父者君之弑童

爲之也兩列其文皆稱國者君臣自相弑殺之文所以正君臣之道也

庚申樂書中行偃弑厲

公葬之以一乘車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卽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于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毋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寡人于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

稱國以弑其君

君無道當言人臣之惡當日名氏 晉樂書

中行偃弑君惡甚矣

因外嬖故欲去羣大夫而立之胥臣謀

此大惡也樂荀弑之亦由胥童之殺然則

春秋貴仁晉侯

州蒲之弑蓋胥童主之故不目樂氏也

離散起而爲弑非臣弑之乃自殺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劉子云國佐殺慶剋靈公與國 國語云柯

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

公如晉 爲晉悼新立

夏楚子鄭伯伐宋

納魚石也 成世二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劉子云楚宋取彭城以封魚石 劉子云宋後爲齊楚魏

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地理志分野

復者

此與樂盈相比彼言入于晉入于曲沃皆惡辭以外大夫歸入無言復者衛元咺以大夫而從諸侯之辭者惡

其無君並

復中國也

出奔楚楚爲夷狄此正辭其有自夷狄歸入而不言復者所自國無罪之辭自

中國歸而有復者

宋世家平公三年楚共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右師魚石地理志楚國彭城下云

古彭

祖國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悼公新立於諸侯有加禮 同年見二士晉子未踰年三

方伯也案自此年後晉見樂荀士韓趙魏六族所謂六卿專晉也卻氏亡於成十七年胥氏亡於成十八年先氏亡於宣十三

年狐氏亡於文六年里丕陽箕皆祇一見

秋杞伯來朝

傳同時累見也此下 七年僖二十七年文十二

年成四年成十八年皆時一稱子四稱伯

八月邾子來朝

朝時此其月者邾有喪未期而來朝非禮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庶人古者有喪君三年不呼

其門王制曰天子無事相朝正也凡有事則不相朝故於此識之也

築鹿囿

因數有難往來費重國用不足而虞利也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

正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魯世家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

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說見前

冬楚人鄭人侵宋

助魚石也獨出鄭者起爭鄭時陳蔡許皆從楚也

楚宣世最強成世三見伐鄭兩

見伐宋滅舒庸入鄆百只以郟陵戰敗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因救宋乞師

既見士魴又見士魴士氏有二大夫矣成世詳錄晉卿

十有二月仲孫蒧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虛打宋地悼初立合諸侯盟救宋不日悼公賈有信通晉語始  
辭也齊君不自行而使人者以大國不同方伯也通合諸侯  
于虛打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  
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  
四年諸侯會於雞丘於是乎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  
子卒公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爲司徒使范獻子爲  
候奄公譽達于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  
復霸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  
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  
弟爲我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  
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士飭張老交止之僕人  
授公公讀書曰臣誅子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徂中軍  
之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  
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跪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  
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  
通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丁未葬我君成公

華陽林思進覆對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七終

渭南嚴式誨對鑄